

吳闓生 評選
寒碧 點校

晚清四十家詩鈔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吳闓生評選

寒碧點校

晚清四十家詩鈔

責任編輯：朱艷萍 徐 門

封面設計：劉 煒

圖書在版編目（CIP）數據

晚清四十家詩鈔／寒碧主編：—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06，4

ISBN 7-80715-115-3

I. 晚… II. 寒… III. 詩詞—作品集—中國—清后期 IV. I222.75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（2006）第 025700 號

晚清四十家詩鈔

吳闈生 評選

寒 碧 點校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

（杭州市體育場路 347 號 郵政編碼 310006 電話 0571-85176986）

北京華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浙江省新華書店經銷

開本 635 × 960 1/16 插頁 2 印張 23.5

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01-2550

ISBN 7-80715-115-3/I · 792

定價：38.00 元

浙江古籍版圖書，版權所有，翻印必究

晚清四十
家詩鈔

水竹邨人題



晚清四十家詩鈔自序

先大夫垂教北方三十餘年，文章之傳則武強賀先生，詩則通州范先生。二先生皆從先公最久，備聞道要，究極精微，當時有南范北賀之目。其後各以所得傳授徒友，蔚爲海內宗師。並時豪傑未有或之先也。二先生外，則有馬其昶、通伯、姚永樸、仲實、姚永概、叔節、方守彝、倫叔、王樹枏、晉卿、柯劭忞、鳳孫，咸各有以自見。其年輩稍後，則李剛已、剛已、吳鑑、凱臣、劉乃晟、平西、劉登瀛、際唐，步其誥芝邨、趙宗朴、鐵卿、張以南、化臣、閻志廉、鶴泉、韓德、銘、緘、古、李景濂、右、周王振、垚、古愚、武錫珏、合之、谷鍾秀、九峰、傅增湘、沅叔、常、堉、璋、濟生、尙秉和、節之、梁建章、式堂、劉培極、宗堯、高步瀛、閻仙、趙衡、湘、帆、籍、忠、寅、亮、儕、鄧毓怡、和甫等，皆一時才士。賀先生門下著者曰張宗瑛、獻羣、范先生門下著者則推剛已。剛已既從范先生受學

重印晚清四十家詩鈔序

寒碧

吳闓生的《晚清四十家詩鈔》於光緒三十年甲辰初創，至民國十三年甲子成書，積載二十，僅爲三卷，用功深而所得粹，是一種有特色的選本。由於它持守較嚴，又背於時趨「二」，所以流傳不廣。後來的學者雖偶爾提起它，也僅作一般文獻徵引「二」，而未見專門的開闢。浙江古籍出版社將重印此書，我既爲之粗粗讀定，又以其久佚垂湮，覽者或難於明其端緒，乃陳數義弁首，用當賞會之助。

一、這個選本「以師友源瀾爲主」^一，意在軌範「桐城派」。吳闓生是桐城領袖吳汝綸之子，又問學於大詩人范肯堂（伯子），肯堂的老師則是桐城的另一位巨子張裕釗，

裕釗本與汝綸齊名，二人同出於曾國藩門下，而曾氏既是桐城派最有力的倡導者，也是范肯堂一心景慕的『太初師』^{〔四〕}。肯堂與桐城的另一重因緣，就是經汝綸之介就婚於姚氏，外舅濬昌也以詩名受知於曾國藩，而姚氏一門，用濬昌父姚瑩的話說：『治經史，爲詩古文之學三世矣，從祖惜抱先生以詩古文鳴海內，學者多宗之』，『先曾祖之於文，可謂能載道矣』^{〔五〕}，歷世皆爲桐城大功臣。此外，裕釗與汝綸的另一位高徒、古文大家賀松坡也教授於闔生，松坡又與肯堂同在直隸蓮池書院講席，而蓮池一向爲裕釗、汝綸所主，實是桐城派流衍於北方的樞要。闔生在此書序文中提到的姚永樸、姚永概、馬其昶、方倫叔、王樹枏、柯鳳孫等，都與這個書院關係密切。這其中，二姚卽濬昌子，馬其昶與范肯堂相亞次，柯鳳孫也成爲汝綸女夫。一時魁儒碩望，或爲兄弟，或屬姻親，或稱師友，切劘道藝，張施講論，據蓮池而守桐城，鑄偉辭以雄天下，以至『并時豪傑未有或之先也』^{〔六〕}。

二、姚瑩所講的『詩古文』一語，應該引起重視。近代鄭小谷曾有『傳詩者易、傳文者難』^{〔七〕}的困惑，則此種情形在桐城派正相反，桐城文聲勢浩大，人人能知，桐城詩則隱而未彰，今所罕識。其實，詩與文在形式上雖有分殊，本質上並無疆界，在桐城更是通有無而等義法^{〔八〕}，將之割截，定無真受；且桐城詩的成就實不比桐城文稍遜，顧此失彼，更非真賞。

桐城詩的實際開派者是姚瑩的從祖姚鼐（惜抱），而明確畫斷這一流派的則是闍生的老師范肯堂，他有詩云：

滔滔江漢古來并，判作支流勢亦平。直到山深出泉處，翻疑河伯望洋情。泥黿鼓吹喧家弄，蠟鳳聲華滿帝城。太息風塵姚惜抱，駟虬乘鷺獨孤征。

詩的題目很長，照錄如左：

既讀外舅一年所爲詩，因發篋出大人及兩弟及罕兒諸作，遍與外舅觀之。外舅愛鐘、鎧詩，

至仿其體，爰詢當世以外間所見詩派之異，而喟然有感於斯文也；疊韻見示，當世謹次其韻，略

誌當時所云云〔九〕。

肯堂與外舅「當時所云云」，因是「略誌」，我們難推其詳。但「外間所見詩派之異」一語，已表明了「外間」與自身的不同：「泥黿蠟鳳」，不真愈假；「鼓吹聲華」，缺根少實；「喧家弄」，媮薄自誇；「滿帝城」，趨風衆慕。「外間」的這種狀況，確實無與於「斯文」，比以桐城所納的「滔滔江漢」，只配稱「河伯望洋」；比以先賢惜抱的「駟虬乘鸞」，也絕不能高矚周覽，是以砭砭荆璧，渭判涇明。「自身」通過「外間」得到確認，同時也「確認」了「外間」。詩中的「古來并」，當然指源遠的詩學正途，但也不妨借喻「詩古文」之「并」——桐城家法就是「以文通詩」〔一〇〕；也引人聯想到「唐宋」之「并」——惜抱所「孤征」者正在「熔鑄唐宋」〔一一〕，這樣的詩觀，以推本近道而宏通不黨，與當時的各方「家弄」頗有異同。郭麐《樗園銷夏錄》卷下記載：

吾師姚姬傳先生……嘗謂磨曰：「竹垞晚年七律學山谷，枯瘠無味，意欲矯新城之習耳。乃其詩云：『江西詩派數流別，吾先無取黃涪翁』，此何爲者耶？」又嘗云：「近日爲詩當先學七子，得於典雅莊重，但勿沿習皮毛，使人生厭，復參以宋人坡谷諸家，學問宏大，自然別開生面。」

朱竹垞『無取黃涪翁』，受到他的質疑，但學而『枯瘠無味』，他也並不欣賞。七子的『沿習皮毛』早已『使人生厭』了，可他仍贊同諸家的『典雅莊重』。籠統而言：當時學

涪翁者爲宋調，大抵鄙薄七子，步七子者沿唐音，照例不喜山谷，將互爲對立的兩派做互爲主觀的把握，惜抱可稱『極高明而道中庸』，這當然不是簡單的折中，而是以微情深智，廣二者所未備。這種不苟同、不立異的作風，沉穩無奇而難牽衆好，『近道』者畢竟不多，『孤征』者勢有固至，是以肯堂爲嘆息焉「」。不過惜抱的家法仍能薪傳有緒，

『其徒方植之東樹益推演姚氏緒論，自是，桐城學詩者一以姚氏爲歸，視世所稱詩家若斷渭野潦，不足當正流也』「」。姚瑩、涪昌、永樸、永概均守祖風，范肯堂更將其拓展

光大（此容後詳）。而惜抱的影響一直是漸積成勢，張際亮就將其與開一代詩風的王漁洋并舉：『風雅微茫有正聲，漁洋惜抱兩分明。爲君更話滄浪旨，千載詩人過眼輕』^{〔一四〕}；程秉釗也推其『精深博大，足爲正宗』：『論詩轉貴桐城派，比似文章孰重輕』^{〔一五〕}，都是有史家眼光的當行議斷。當然，與惜抱文的命運相同，惜抱詩的精光大顯，最終仍賴於曾國藩，他以七律『國朝第一家』^{〔一六〕}極推重之，影響至鉅。曾氏宏才卓識，本有知者之援，加以高踞勢要，更得附合宣導，於是『衆人君之而受命焉』^{〔一七〕}。惜抱的地位從此愈加堅樞不爭。范肯堂詩：『鍾山草堂下，自古名聲揚。姬傳昔駐此，閭澹無華光。淪落百年後，傑興得湘鄉。』^{〔一八〕}就實事求是地闡明了曾氏之於惜抱的煽揚作用，可謂善注定評。

三、桐城詩脈中，范肯堂以致力最勤、踐道最深受到普遍矚目，吳汝綸宣稱『當今文學無出肯堂右者』^{〔一九〕}；陳散原也感嘆『蘇黃以下無此奇矣』^{〔二〇〕}。實則肯堂詩的

成就已度越姚、曾，貢獻也逾出桐城。夏敬觀《讀范伯子集竟題其後》：『伯子平生龍鶴氣，蜿蜒夭矯入篇中。能教天下翕然變，豈謂其文窮始工。』^{〔二二〕}就明眼看到了他移易一時風氣的作用，應該說是恰如其分的評價。其中的『平生龍鶴氣』，更準確把握了肯堂人格詩品的主要方面，而『窮始工』雖冠了『豈謂』，仍曲折映照出他平生際遇的蹇促潦倒，令人想到『吾宗歷世多貧賤』^{〔二三〕}的出身，『人間唾手得奇窮』^{〔二四〕}的無奈，『置之世上鴻毛輕』的^{〔二五〕}悲涼，『吾雖賤士骨不丑』^{〔二六〕}的抗顏；最終與『我窮遂無地可入，我詩遂與天能通』^{〔二七〕}的奇創相發明，揭示出肯堂詩品的生發所自，即《離騷》所謂『吾獨窮困乎此時也』。肯堂是個奇人，『博通中西而優游及於邃古』^{〔二八〕}，『囊無一錢』而『求者踵門』^{〔二九〕}；『終生不第』却『名在士大夫間』^{〔三〇〕}。李鴻章曾邀爲西席，張之洞亦欲延入幕，但『雖識一時名公鉅卿甚夥』^{〔三一〕}，到底還是以『不善治生』而『終身困匱』^{〔三二〕}。而他堅信：『通乎一經則存乎三代聖人之心，操乎一藝則忘乎天下衆人之

利」〔三二〕，則像顏回也像顏元，這種奇人的價值立場是決不以窮達爲計的。所以，他一方面有『龍饑虎困眞無地』〔三三〕的慨然，一方面又有『誰謂窮愁必不歡』〔三四〕的脫然。『喪亂保殘軀，饑寒見眞品』〔三五〕；『聊憑一卷詩，鎮壓風霜涼』〔三六〕；詩歌就是他的精神居所，所謂『顛沛必於是，造次必於是』，他將以生以死地持守住：『昨來足千詩，夜中起徬徨。一世只如此，鬢毛眞已霜』〔三七〕。當然，一世徬徨并非僅僅因爲個人遭際的不幸，『愛身與國理則同，激宕悲歌氣逾削』〔三八〕才是根本。肯堂『不幸生當大亂時』〔三九〕，親歷了甲午、戊戌、庚子之變，痛惜於『滄溟激蕩洪波起，廣野蕭條落日懸』〔四〇〕的國運，憂憤於『正愁風雨乾坤大，蟻穴王侯夢未醒』〔四一〕的現實，所謂『萬古無今日，倉皇百變陳。域中非樂土，人命本輕塵』〔四二〕。一方面是家國創局，一方面是黎元水火，而『身』既『急難嗟無位』〔四三〕，『國』則『邦崩萬象離』〔四四〕，他的『愛』就只能是『萬種去來皆恍惚，百般苦樂與熬煎』〔四五〕的無可奈何，他的詩也一定是『興復又添垂老泪，荒茫永有

未招魂」^{〔四六〕}的悲涼孤唱。

肯堂也是典型的『詩古文家』，所以他宣稱『文之於詩又何物，強生分別無乃癡』^{〔四七〕}，這其實就是惜抱『以古文義法通於詩』的極端表達，同此，『得失惟與蘇黃爭，淵源或向李杜討』^{〔四八〕}當然也是惜抱『熔鑄唐宋』的具微紹述。他最服膺曾國藩：『我有無窮私淑淚，只應寂寞付湘流』^{〔四九〕}，『有生不與此公值，竟死毋爲流輩知』^{〔五〇〕}。但比之於曾，他的作品更見充實；衡之以姚，他的門庭更爲寬大。一般而言，桐城家法是由蘇、黃溯於杜、韓^{〔五一〕}，肯堂則此四家外，李白、李義山、白居易、孟東野、賈浪仙、梅聖俞、歐陽修、王介甫、陸放翁、元遺山等都在他的師法範圍，而『於李（白）詩獨嘗三復』^{〔五二〕}。肯堂的五律最得少陵神理，七古則大有太白風致，我猜想，這當得益於劉融齋。肯堂在師事裕釗之前曾受業於劉氏，對於這位命世大儒，他曾發願『不能不以萬一自任而求所謂繼』^{〔五三〕}。而劉氏關於『太白志存復古，少陵獨開生面，少陵思精，太白韻

高，然真賞者當觀其合焉」〔五四〕的高見一定深刻啓發了肯堂：『嗚呼李杜人，精靈何崛強。滄溟萬古寂，爲我沿波上』〔五五〕，這正是『淵源或向李杜討』的注腳。拙見以爲：稍後的『宋詩派（卽所謂『同光體』）比於肯堂總覺方面太窄的主要症結，就是不能討源於李杜，輕棄了他們的氣象、風骨、精神、境界。陳散原激賞范肯堂：『我生恨晚生千歲，不與蘇黃數子游。得與斯人力復古，公然高詠氣橫秋』〔五六〕。傾倒推崇，然未『備至』，畢竟忘了提到李杜。當然，力於復古要規避踵襲模擬，討源李杜目的是學以善創，所以肯堂又特別強調『文字應時出，規橆喪天真』〔五七〕；『君知桐城否？所學一身創』〔五八〕；『頡頏古人豈在貌，肺腑淨潔心肝芳』〔五九〕；『土熱根深應自茂，日長花好不能同』〔六〇〕。對於散原崇奉的蘇、黃，肯堂說：

『我與子瞻爲曠蕩，子瞻比我多一放。我學山谷作遒健，山谷比我多一練。惟有參之放練間，獨樹一幟非羞顏。只可上接元遺山，不肯下與吳王班。』〔六一〕

這些明明可觀的高言大句都表示着他的心有獨知、義無所讓，決不去規隨苟爲。而正因此，肯堂的詩品也實不僅僅『參之放練』所能賅盡。由於『涕淚間皆天地民物』〔六三〕，『其所憂傷憤嘆在邦國之興替』，『故其發而爲歌詩也，挾浩蕩之氣、淵穆之神、精微之思，出以坦蕩質直之詞』〔六四〕。形成了沉鬱悲涼而意深力厚，蜿蜒夭矯而語重情長，既高古蒼茫，又蘊釀深細的創闢詩風。

四、王禹卿《夢樓詩集》自序云：『姬傳深於古文，以詩爲餘技，然頗能兼少陵山谷之長。』這種品藻不盡周致，惜抱至少還『兼』了韓愈；『以詩爲餘技』大概也是想當然的說法。但惜抱在古文上的成就和影響顯然高於詩，自相比照，詩的水平確屬『業餘』。曾國藩自謂『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』〔六四〕，但這不妨害他智過其師。惜抱的『義理、考據、辭章』經他和姚瑩加上『經濟』就文骨蒼堅、大氣包舉，出藍之譽可爲定論。至其所爲詩，則譚復堂以爲『與文絕異』，『未免學蘇黃而得其短』〔六五〕，固屬過苛，但『文勝』

於詩」〔六六〕的判斷則不失準的。以二人與肯堂相較，無論所爲數量、所創格局、所逢物論〔六七〕，都不能不說後起者勝。而此書曾克耑序則從詩史的視角推揚肯堂的地位與貢獻：

（自李杜蘇黃以降）陸元承其流，王姚綿其緒於不墜。覃及勝清之末，肯堂范先生卓然起江海之交，憂時憤國，發而爲歌詩，震蕩翕闢，沉鬱悲壯，接跡李杜，平視坡谷，縱橫七百年無與敵焉，洵近古以來不朽之作也。自范先生沒，當世負盛名者多能與范先生同源一趣。

而在《范伯子詩集》序中，曾氏又對此做了如下補充：

然非歷時久，宅心公，用力勤，其識足以窺見其性情之真，感發之微，則論定亦非易易也。陶、杜之卓然并峙，蘇、黃所表彰也；黃、元之足嗣少陵，姚、曾所闡揚也……獨以同光正宗名震一時若先生者，身歿而世遂莫之知，雖其詩高曩不易識，抑無人焉爲之表彰之過也。

這兩節文字，清人中除姚、曾外還提到了王（漁洋），不過只承認他們綿前賢之緒，或贊同他們闡嗣者之功，而於肯堂則以『接跡李、杜，平視坡、谷』盛譽之，『後起者勝』是